

只有正視過去，過去才會過去 ——許子東



採訪、撰文：潘慧嬌

以前，我也看過不少許老師的節目，如：《鏗鏘三人行》、《非常靠譜》。一直以來，對許老師的印象，都是電視節目上，那風趣幽默的樣子。的確，在訪問的時候，言談之間，我也被許老師逗笑了幾次，但幽默只是他其中的一面而已。訪問完結時，他說了一句話：「過去怎麼也不會過去。只有正視過去，過去才會過去。」這句話深深地震撼了我。而這一切還得從許老師的著作——《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——敘述文革》說起……

書名更易

《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——敘述文革》，據許老師所說，這本書出版前定的名字本是《重讀文革》，但卻因為對書名「文革」二字的審查，而被迫改名，最終只可在副標題中保留「文革」兩字。同時，該書也因為種種原因，分別有內地和台灣兩個版本，書名分

別是《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：解讀 50 篇文革小說》和《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——敘述文革》。當時，季羨林聽到《重讀文革》這個名字時，亦因為他以為「重讀」是指要為文革翻案而反對。其實不然，該書寫的是通過小說了解人們是如何講述文革的。對於內地版本的書名被改成「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」，許老師坦言，這也許是更貼切的，更能反映書中蘊含的思想，但始終感到不開心。我想，他的不開心固然是因為書名被改，但更多是因為到今時今日，「文革」仍屬於審查字眼吧。

「為了忘卻」的敘述

許老師透過只看文革小說的故事內容，看到了文革以後中國人是如何看待文革的。不同的作者透過某種固定模式，敘述着與讀者一樣的共同記憶，但無論是哪種模式，都帶有「要非常快地忘掉」這段記憶的意識，這些小說可以說是「為了忘卻」而寫的。他說：「那些作者之所以這樣寫：第一，是他們自己是這樣想的；第二，便是認為讀者是這樣想的。」於是，整個社會便有着一種盡快忘掉文革的氛圍。但是，對於這些「為了忘卻」的敘述，他認為講的並不都是事實，只是作為人們宣洩的地方；講的過程，亦變成了推卸、忘記的途徑。

特效止痛片

被問到迅速忘掉文革，對整個社會的發展是否有着正面的影響——使人們盡快脫離痛苦，投入發展？許老師說：「好事和壞事是相對而言的，這很難說。但迅速忘掉文革，卻更像是止痛片。對長期病來說是極糟糕的，疼痛沒了，而病根還在，甚至忘了自己身上有病，是遲早要出事情的。」他表示，以前的事，有些看上去是好

事，卻不一定真的是好事。

他指出，我們小時候都愛用聽故事、看故事來鞏固我們對世界的看法。很多通俗文學之所以受歡迎，那是因為它們引起了我們的共鳴，是因為它們道出了我們已經知道的事情。而有時候，我們對一些故事不滿意，是因為我們不習慣，是因為那些故事與原來的認知有了矛盾。其實，最好的故事便是包裝得像糖，而本質是藥。對於文革，老是講好的是不可以的，聽多了，就發現不是這樣一回事，於是便有了在書中提到的「荒誕故事」這一模式的出現。

過去怎麼也不會過去

因為政治環境，在 80 年代，主張反思，而 1989 年，「六四」之後，又不能提及，很多年青人對過往的事，知之甚少。忘掉文革，固然好的一面是使經濟有了快速的發展，但現在壞的一面也漸漸浮現了。許老師舉例說：「最近因為內地的小孩在香港街頭小便的事，大陸和香港的網民都鬧翻了，在網上對罵，很多的中港矛盾也一樣。這些網絡上的暴力，其實就是在重複文革，這是很危險的。」對於未來，一定要繼續書寫文革，不論是對個人，還是大眾，也是很重要的。而要真正地敘述文革，作家便要不受干擾，多搜集資料，保存對文革的記憶，好讓後代知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

最後，許老師用一句話——「過去怎麼也不會過去。只有正視過去，過去才會過去。」結束了這次訪問。確實，如果我們單單是「為了忘卻」而忘卻文革的話，文革是怎麼也不會被人們忘卻的。雖然這可能說得有點繞，但細細想來，卻縈繞在我心頭，揮之不去。許老師言語間充滿幽默，思想卻是深邃的。在未來，我和許老師一樣，也期待着人們能正視文革，從而讓文革成為真正的過去，翻開這沉重的一頁，而我們亦不再透過紙背看到文革的陰影。